

集部

雪坡集卷三十三

宋 姚勉 撰

記

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觀唐開元宮也聖宋章聖朝改景德道君改崇寧萬壽繼又改崇寧曰天寧光堯六龍南飛永言孝思追念罔極詔天下立報恩光孝觀以奉佑陵神御在京以天寧

萬壽爲之紹興十有六年春正月也觀舊基最廣厥後侵爲民居爲御厨兵營由是遂狹至今營有碑誌可考不誣中興百年觀之棟宇日就傾毀上淩旁震靡奠厥居羽褐黄冠無所於息上念前朝奉先追孝之地弗可聽圮迺淳祐十年秋八月以龍翔宫履和齋高士九江曹大通禱禬屢應命主觀事師至慨然以修復爲己任請於大尹節齋趙公與篙愿公聽從之鳩工度材不一年傾者扶毀者葺堂廬殿廡丹雘碧粲食息用具靡細弗

舉又念四方雲鶴之士至京者惟天慶報恩二觀可憩處無以續食復請於大尹得楮五萬五千有竒買仁和德清閒田五十餘畆嵗收粟五十餘石復覲西屋一所日可僦十千以佐蔬槱由是供給不乏集徒如雲規制日宏矣方觀未修復時人以難告師處難以易亦手奮立地闢而廣屋增而閎田益而裕寡以衆虛以盈可不謂能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後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得人興失人廢也使有天下國家責者皆能為天下

國家興仆植僵計欲不治得乎抑是觀則修矣觀之所以創名之所以命前朝初意孝思可知也香火磬鐘祝雨暘時祈年歲豐報恩之一耳神州北望未復版圖不雪恥以酧百王不除兇以報千古匪報也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吾君卧薪嘗膽吾相鞠躬盡瘁吾士大夫枕戈擊楫率寧人有指疆土畢力以修復之則光堯之志成恩斯報孝斯光矣不然扶傾葺毀徒修復是觀若豈光堯所望於後之臣子哉有天下國家者其

相與懋之

明州奉化縣梓潼帝君殿記

高安邑大夫趙侯其以廣德史君劉侯其之書來言曰四明文物邦也奉化又邑之良也士於斯為盛冠南省擢甲科者若而人升三舍奏兩優者又若而人父芳子傳兄芬弟紹由進士科出秉天子大政者履迹相接握符持節而下遽數之不能終也其已然者如此後來之秀舒華發英續續愈大功名之志相與摩厲以為握造

化之柄提名位之權有如蜀梓潼神君昭靈響于天下不可以不舉之祀乃即邑虛白觀之西廡立像設崇殿宇而祠之祠始於某年某日成於某年某月為費若干皆出於邑之士願因是謁記予曰神夫子不語者也安敢記抑梓潼之為神也視百祀異願有以復之古之時選舉必於人後之世選舉寄於天必於人有德行道藝斯興矣科目之設士敝敝然日趨於文置德行之藝為何等事糊名考校懵不知賢否誰孰文眩有司目則得

焉論行然而潛搜冥索而得之者往往皆文行相稱士

士浮薄儇浅者鮮克有成成亦莫克遠到若是者人無

所資力矣意必有主張是者不曰寄之天乎主宰之謂

帝妙用之謂神歐陽公所謂朱衣吏首肯者未必無是

事也矧梓潼神君廟食西蜀啟封王社載在祀典貽

不可泯者哉祠之者宜徧天下也豈獨奉化雖然謂無

神而慢焉不可也恃有神而怠焉亦不可也神聰明正

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所謂依人者豈神不能自立依

於人而後行乎依人之所行為而禍福之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非屑屑然人人而計之其善其祥其不善其殃也皆理之自然耳善則順於理以備百福不善則乖於理以致衆異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然則後世選舉雖寄於天盡人事以待天理之自見可也梓潼神君之所予者忠也孝也為人子而孝為人臣而忠非士君子職分之所當盡乎昔仁宗皇帝嘗露香禱天求所謂忠孝狀元者聖君之所求神君之所

予也覬神君之予者豈有以副聖君之求乎昔擢甲科今其有出而魁天下昔位政府今其有出而宰天下此奉化之士所望於神君也魁天下者三歳而一人非難能也宰天下者古今凡幾人非罕見也難能者罕見者其名天下後世者乎固有非止於名位而已者此神君所望於奉化之士也奉化之祀神君者尚往欽哉顧以此為記趙侯曰可

武寧田氏魁星堂記

武寧田德彞倫距所居里餘有山曰石獅溪曰金雞水折而匯焉其境特秀歲嘉熙庚子里人有夢魁星臨于兹山之巔者是年從孫允中首薦于洪癸卯弟偉繼薦戊申子可與又以童科擢由是益神所夢即山建祠祀魁星為溪前立精舍號龍峯書室萃秀子弟講習魁兆日彰矣顧未有記癸丑田君與同年余君巽龍會予于京請記之夫魁北斗上四星也斗在天酌四時運陰陽衆星辰皆宗焉斗星之首也魁又斗之首也魁枕參首

其所枕者亦首者故首者必曰魁焉首科第曰掄魁首相曰魁弼非以其卓然冠於多士之表而絕於百僚之上歟士有所期未嘗不斯二者也雖然必有以副是名焉材識俊者曰魁傑曰魁壘器度閎者曰魁偉曰魁岸皆以其卓然者也夫惟德以充其才學以進其識高明光大以開豁其器度所以自立皆非尋常品彙所能及選而高科仕而極品餘事也在我者苟未有以出乎人而徒曰欲冠多士之表欲絕百僚之上縱得之靡足稱

也士所自期豈止斯二者哉世之人固有魁一邑一郡之月書者則沾沾自喜若人所不能及又進而魁鄉舉則益喜又進而魁南宮則大喜又進而魁廷唱則益大喜自視其身甚高真若人所不能及方擢科目時已如此貴窮卿相位極人臣自處不愈高乎自處雖高亦可謂甚卑也人惟能視科目為不足矜然後能視富貴為不足艷僕嘗記東山楊先生有曰冠帝王之科目易冠素王之科目難冠其易者夫豈無人僅可稱者一人曰

董仲舒冠其難者千載一人曰顔淵然則冠策士之科者必也董仲舒冠德行之科者必也顔淵乎止於董仲舒又不若進而顔淵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子也克已復禮以為仁四代禮樂以為邦顔子也士茍至於顔子則窮可以樂陋巷簞瓢達可以輔明王聖主雖冠百世之士可也豈止冠天下士哉田君其與子若弟懋之祠之前有二橋左曰登雲第一右曰應星龍峯之茶所曰湧月閣曰緑逺惟講堂未名因而命

之日志學周子志伊學顏説也祠與書堂並立故牽連得書祠成於己酉之十月凡五年而後記記為誰瑞姚某也八月十五日謹記并書

再建曹侯生祠記

使君曹公以表之倅攝瑞時民愛之嘗生祠公于道宮之廡矣公去見思帝復命來既真畀以郡民益愛復别為堂廬以祠祠非公意也民不可禦耳天下之為守令生祠者有畏有愛畏而祠不足貴惟愛然後見民情之

真公不許民為之祠而民不可禦其愛公也真矣此愛奚自哉嘗聞諸荷山稚耋之歌矣公之始攝也歌之曰使君其來民病以蘇我疇有租我市有酤寇奔而逋吏黔而癯帝念我民畀公竹符祠始建以是也公之再攝而真為郡也又歌曰使君疇來我舊曹公安爾教條無違有從平糶築倉教士益宮公其久留福我十同祠之再建其又以是乎始而祠猶於道宮之廡今而祠乃以堂以廬于康莊之衢所以愛公者益深且使夫人觸於

目而見之以繫此思於無窮也從政者見之必思公之勤而玩燕之弊革訟嚚者見之必思公之明而爭之習息士卒者見之必思公之嚴而驕横之俗易胥吏者見之必思公之清而貪墨之念釋繫此思於無窮又所以福我民於無窮乎此生祠之本意也公撫之宜黄人名錫字晉伯號敬思蓋西山真先生之門人也為政一以道故能得民愛比改治衡南岳重矣瑞之民謂衡之民曰爾奪我公去其母以矜我我公且進而為天下用

謂予不信近有自京師來者聞天子已知公矣淳祐甲辰六月既望蜀江姚萁記

高安洪侯生祠記

宋德肖天本支百世不顯多士亦惟世賢維端平初年天開日明忠正彚集平齋洪公首擢言路正色極論為國藎臣以德諫君天畀有後子令孫懿茂其家傳迺髙安令尹洪侯起畏則公之嫡長孫也夙有穎姿公特鍾愛見者咸曰是他日有祖風烈者既長出仕英稱著聞暨

來高安煜有異政先是邑吏鷹健虎暴猱猾狼貪靡所忌憚侯至一御以嚴吏喘不敢息由是訟已聽獄已決民始得以情自達於令洞開重門塞其旁蹊投牒無所壅教訟無所匿曲直立剖民舉手加額雖受笞罰者亦莫不悅然以去謂侯為神明相戒勿欺政聲大傳𢚩者不之郡而之邑他邑民亦越境至每聽訟庭下至無所容侯亦人諭以理道星而出星而未入靡倦也迨侯去訟日以希矣鄉胥素弄民役侯閑之一所不使與外接

按籍窮併挾詭一洗飛田走戶之弊等稅命役民罔有
辭吏不得縱手且役戶無費皆爭先願為之有易俗一
鄉民最貧不任役侯市田為助役莊給之衆民始不病
愚俗負逋輒茹毒草戕嬰兒以死誣所怨官誅吏求多
至破家侯遇此輒不理杖而令其所訟者杖而所訟者
盖未之知也由是民相告語毋敢自賊軀活家全者實
陰拜侯之賜侯為邑務以教化為大旌義鄉有鄭女偕
鄰道士奔諼為仙去遠近翕然仙之侯曰是安有是理

密跡得之論如法遂祛民惑侯曰異端之能惑吾道之不明也明諸其必由學邑學古附于郡名焉侯始鳩工度材不一月而具講有室給有廪冠規履矩蹈德詠仁昔無今有誦絃之聲藹如也侯之初至也或歌之曰聚我胥攢而拘之舉我仙廬而瀦之我有奸蜮曷其鋤之其既去也則歌之曰我有役田洪侯市之我有學宮洪侯始之養我教我誰其繼之侯去之一年民思之愈至相率為侯生祠以祝侯壽既畢來謁記余曰侯去且朞

矣而民思之不釋豈非苦吏之縱而思侯之戢乎患役之頗而思侯之均乎抑訟者之不獲理而思侯之得其情乎誣人以死者之為民害而思侯之全其生乎又否則士思其教民思其養乎邪說思其息人心思其正乎是祠之有無於侯初無損益也而祠之可以見民之忱愛有仕於此者捐帑藏為繼富之政以媚豪民豪民亦或為之祠以媚去未幾而祠即廢上下之交媚者胥偽也今是祠也不作於侯在高安之日而作於去高安一

年之後驩然攻戍不戒以孚夫豈有所媚而為之哉是可以言遺愛矣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去思也今高安之士相與扶植侯之新學高安之民相與增廣侯之役田是即侯之甘棠矣不祠亦祠矣況有此祠以旌其思哉余因是而有感焉侯之在高安也吏戚而臞矣民懌而腴矣使侯在是民安之而不知思未必動思正以其去也民方安其長之教化為之長者已去之治何由致則官不久任之弊也天下不難治内有賢

公卿大夫外有賢部刺史刺史縣令且久任以成之治矣令如洪侯賢也洪侯之治豈可邑而已哉為刺史為部刺史可也為大夫為卿為公可也洪侯他日其信有祖風烈乎洪侯之治一揵吏耳今天下上臺省下郡邑皆弊於吏使人人揵吏如洪侯庶幾治乎士大夫之縱吏者吏未嘗不懌且䏯也然私則必笑其主之闇已得以售其欺揵吏者吏雖戚且矅而心則服之矣不然吏之過是祠者何以曰此洪侯也不可欺者也噫吏且有

是言民愛信然端蒙單閼祝黎赤奮若焉逢涒灘邑人姚某記

新昌陳知縣生祠記

縣之難久矣險嬔灘沸語鼎皆以難喻雞初鳴令夙興頮漱已或不及食秉燭詣廳事吏抱文書前十九財賦一治獄令爬流水得理脈日且出悍卒持急符自郡馳來至庭吼以怒手搤吏語侵令令策無出又走縣卒之四鄉督之民民輸失期負桁楊列庭下鞭笞聲竟日鄉司

飛走井畒貢詭淆亂甚者去其籍無所於考常賦陷入
豪右獨下者甚受困令心知不可輒强顔爲之自夙至
暮埋首簿書塵不可舉何暇爲政平訟理計閙有取獄
貨足賦程者天下由是鮮良邑令率不可爲動劾去幸
不劾亦百巧避却承乏攝者又無所顧藉席卷府庫而
囊括之邑由是悉貧邑既貧雖智者無以淑其後瑞新
昌其一也新昌舊號壯邑前是有令以貪敝之吏數令
不復三山陳侯登來繼積逋後邑如蠹木且枵人爲侯

難之侯鎮之以静撫之以寛治之以長者豈弟之意多於詳明優柔之咏過於敏矣嚚者情屈狡者心醉政若悶民則醇事若緩功則集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卓子康也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亢宗也人難是邑若不可以一朝居君以代不至首尾五年州家不能窘部使者也公恢以老成通練薦之既去士率民祠之肖其像於邑之隆道觀以致社稷尸祝之重夫為政以得人心為本然而得吏心易得軍心難得軍心易得民心難得民心易

得士心難得吏心者最下吏可為姦耳得軍民心者次之謂猶可以惠致士心鏡善惡口衡臧否不可威怵利誘衆論所歸謂之公是至難得者士心君之立生祠也士率民為之信賢已其賢何若無可紀而實可紀如古循吏也陳君字某某里人擢某科竹湖李先生之上客其所自者端矣是宜賢祠既成士來請記某邑人也與被君之賜其賢葢素知之乃不辭而記且為之歌以播頌聲歌曰

有煜其宇伊誰之祠懿彼陳侯既去我思侯之未來邑亦瘁止侯既涖之若乳其子我賦我役寧寛不苛爾訟爾爭靡競式和升士于堂載色載教士退而游庠塾學校安民于野弗繹弗騷民遂其生耕刈繭繅如游春風如沐膏雨侯若罔功孰知侯者帝趣侯覲民縶其駒侯笑視民弗遄以驅維侯之賢匪直為邑耆德老成周行是入民用朝夕祝侯于天天昌畀之純嘏永年

奉新縣重建丞廳記

寶祐元年秋八月某在京師知奉新縣丞趙君汝䉵與之書曰有志者無事不為否則無可為事奉新丞廨在邑南墉廢不治者三十年易名南園而酤焉他丞漫不聞假處民廬或即佛老宫苟及代而去罔或議葺壬子冬十月汝䉵始涖事念不可因陋址其舊而新之今年夏五月經始七月立楹擾不及民費不匱官一惟已之奉圃竹而松沼芙以蓮公退可遊以詠非以娱已也為

後之人耳役且既予為我識之其曰是可以觀為政矣夫立志於為無廢弗舉況其政乎玩志於苟雖室處亦廢況其政乎世不古仕者之不久也俟其考以階其升奚暇問政移公之財美其私室官府則視郵傳曰吾豈久於此或曰吾欲葺顧力弗足姑俟後之人轉相傳承棟老桷摧不廢不止凡郡邑多如此丞為甚自韓退之記藍田以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由是丞藉口取充位不及政政且漫不省孰肯葺廢以奉新一邑觀

丞廨廢且三十年是三十年無丞也趙君一日起三十年之廢而新之能矣天下之事不植則僵使天下之官各盡其官之職不治乎其閒趙君之為丞紓前令之雇以寛民飢則請粟于使者以賑惕惕然以邑疾苦為已任政暇宜能為葺計捐已力而不私已欲遺後不止謂能益賢也而其之賢趙君者又不在是其賢何有志也其言曰有志者無事不為充此一語聖賢閫可詣豈止葺廢哉志伊學顔士事也而有顔之學者必有伊之志

士苟有志自一命以上如主簿尉亦皆可及物不可以位下為不得志而況於丞儻如崔斯立以丞為負余曰惟吟哦於二松之間有問者則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則是以位不慊焉而曠其日是亦苟道非志於聖賢者伊志顏學顧相與勵之以是復其書就命以為記

雪坡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雪坡集卷三十四

宋　姚勉　撰

記

江山第一樓記

江山第一樓者豫章彭君英叔之所作也韓退之記豫章滕王閣以為江南第一有瓌偉絶特之稱且及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命名之意葢取諸此英叔以書來曰

其之樓成矣未有記子科目第一人也願記之以無媿此江山之勝余未登斯樓未知其江山奚似既第之以一亦可以意知矣夫一羅帶之青橫萬玉篸之碧合開天地之圖畫納風月於窗几樵歌漁唱出沒煙靄溪莨農葦隱見有無謂之第一信乎其為絶勝也雖然以第一處其樓可不以第一處其身乎居第一之樓必也第一之人物科目之第一未足道也胡先生曰科第必作狀元官職必至宰相學術必至聖人言皆當以第一自

處也然則狀元宰相未足以盡第一之事必學術至聖人而後可勉齋黄先生曰異日結果須作世間第一流人物西山周先生亦謂班固古今人物表不能别聖賢而異之嘗欲為之更定觀三先生之說則第一流人孰其當之考之古達而在上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周公也窮而在下孔子顔子曾子子思孟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紫陽南軒也秦漢以來無有諸葛孔明略近之必有若人然後可當第一之名而無媿功業次矣文章

末矣志富貴下矣科目之第一未足道也彭君毋曰畀之無甚髙論有為者亦若是彭君勿疑

左氏書莊記

夜宴左氏莊杜少陵詩目也莊不知何所矣獨其名與少陵俱存嘗即其詩想象之景物猶歴歴然在目有草堂有花逕有暗流水有風月林境之勝也檢有書燒有燭看有劒引有盃張有琴詠有詩詩罷有舟濟勝之具也濟勝之具雖有七而有書可檢乃莊中之第一事嘗謂

何將軍山林中架書連屋左氏莊中燒燭檢書方與俗
富貴家園池不類人生有此差樂高安左氏季起家晉
仙人黄萬石之鄉有莊焉築齋於斯而教子於斯子應
琎亦穎然秀異今左氏莊視昔左氏莊未見其異也詹
有梅庭有桂園有茂松修竹傍屋有溪齋視草堂梅桂
視花逕茂松修竹視落月風林溪視花逕流水詩書琴
劍盃燭扁舟之樂視昔皆具而獨取檢書一句名之曰
莊季起可謂知所好尚者謁記於予予其曷敢辭因為

記其築莊教子讀書之役而併為言書莊之義夫田疇廬舍之富則曰莊今以書為莊不于其田于其書也耕固不如學也而士之學則當如農之耕及時而修之計日而課之播於春薅於夏及秋而成矣士之學也不當爾乎吾見夫世之學者日玩月愒積至歲而猶夫人也可乎哉學之所謂成非止能舉子業能壘客騷人詩文之謂也非止能决策發科得名位爵禄之謂也亦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耳季起以是詔其子可乎齋東之

室曰崇德西之室曰廣業德者性之得於天者也業者
德之見於事者也崇德者其播且蕣廣業者其成而穫
也書莊之收固如此也左氏其懋之所成必大矣左氏
有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身受聖人所修之經而行之以
為傳傳所載如民受天地中以生敬必有德等語皆格
言大訓非有得於聖門之大學者不及此傳又有言曰
夫學殖也左氏傳之所謂學殖即令左氏之所謂書莊
手是又在唐左氏莊之上也故予顧左氏父子勿安於

杜少陵詩中之左氏而進於聖門之左氏

胡氏勤有堂記

詩書勤乃有退之訓符語也延平胡君敬仲名其教子之堂曰勤有是之取請記之夫詩書所以載道也有詩書於已豈不欲有斯道於已哉勤乃克之是非止習訓詁工詞章也亦非止釣名位干爵祿也退之之於符也訓之以詩書訓之以勤有是矣公相之府文章之貴豈訓哉金銀車之誤宜也胡君之教子必不爾書曰功崇

惟志業廣惟勤功者修齊治平之功也業者修辭立誠之業也勤乎當用力於此

龔簡甫芳潤閣記

教子而不教之以聖賢不愛其子也受教而學不至於聖賢不愛其身也人亦孰不知聖賢之為美哉為人父者知聖賢之為美可不願之於其子為人子者知聖賢之為美可不願之於其身教與學交願而後教子者為愛子愛身者為愛親止慈止孝之道始備西山龔簡甫

來告曰其有子天周年幾冠矣雖一子不敢不教其所燕息之室曰竹窻環以竹而教子讀書之室有閣焉曰芳潤閣之前雜蒔四時花使以序榮閣之外竹竹之外池可以取名者甚夥皆不之尚而顧扁之芳潤取陸士衡文賦所謂漱六藝之芳潤者將俾天周學於六藝以芳潤其身顧得一言以為小子教焉余曰君之欲使而子芳潤其身豈止如陸士衡欲為文章而已哉吾知君不過摘其賦之字而意則有在矣試即君閣之所有格

於物而觀之其芳也其潤也浮辭不足言君嗜竹嘗試觀閣外之竹乎英英青青蒸蒸菁菁如珩斯蒼如矛斯剛如簀斯密如膏斯澤涵蘊乎風雨盪摩乎雲霄凌盛寒而不摧扞炎熱而不受四時一碧生意渝浮是竹之芳也然使根磽瘠而不腴藂犖确而常燥則是竹敗矣篛焉而已耳惟竹之與池鄰也滋液浸溉色澤映帶故榦之穿沙也而淨篠之媚漣也而清陰之蔭於水也而幽曄沃裛郁常與他所之竹異故詩曰瞻彼淇澳綠竹

猗猗言竹以淇水之潤而盛也此衛武公所以為文章歟故大學以比道學焉以比自修焉以比恂慄威儀焉以比盛德至善焉有斐君子之文章豈陸士衡所謂文章而已哉記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和順潤也英華芳也誠於中形於外德之潤身也此聖賢之學也君曰昔吾嘗摳衣於弘齋其知此矣愛子而教也當教此愛身而學也當學此寶祐元年癸丑十月髙安姚𡺼記

萬誠翁愛賢堂記

同年萬定翁之兄誠翁名其攸寧之堂曰愛賢取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義也誠翁謂予曰珠玉世同愛也子若孫苟不能有徒愛虞劒而共池衛辟而已氏照乘在魏申則虜連城入秦嬰則降有無等也吾知不若賢子孫矣使吾子孫廣袤田宅吾弗愛使吾子孫輝朱映紫吾未愛使吾子孫學博而文華吾愛矣亦未甚愛可愛獨賢耳吾非與世異愛也富且貴而賢必不驕以鄙學且文而賢必不矜以浮吾固願賢也為人祖為人父

以賢起家易為人子為人孫以賢世家難子而孫孫而
復子易子賢於父孫賢於祖難與子於曾思孫於孔不
敢當亦不敢望伯温和中為之父而純正文正為之子
文穆文靖為之祖而東萊成公為之孫韋濟翁之遯翁
紫巖氏之南軒氏又其次槐庭之王麥舟之范忠文之
夢得申國之滎陽蘇之長公楊之伯子賢皆可睎也謟
教咸肉誘賛府居訓符吾弗為恐子孫亦不吾愛欲師
新或附曹羣忘漢超叛鑒吾亦弗愛矣吾固願賢也子

以吾言為何如可則子為我記之余曰是名言也萬石之有君兄弟賢矣君又愛子孫賢天其以是明珠大玉副君之愛哉萬之後必大矣吾為君賀抑瞖子孫有道家種德則子孫之不賢者不生身行道則子孫象賢者必法世務學則子孫賢賢者必儒是三者信有證願以吾言併君言記之誠翁諾遂書以為記寶祐五年丁巳夏六月年家弟瑞陽姚某記并書

胡氏雙清堂記

心迹雙清杜少陵詩語也迹者心之表心者迹之裏迹之清心之清也舉孝廉而濁如泥迹清而心未之清也門如市而心如水心清而迹未之清也雖然天下亦安有是理哉如是則心迹之判矣王通氏之言然矣而可乎是故心清則迹與之清雙清一事也豐城胡君景顔喜為詩以雙清名其堂葢取少陵意朝斯夕斯往往皆清具長嘯乎暑風朗詠乎明月雨于蓬雪于屐敲氷于硯滴露于筆人見胡君取乎在天之清者然也揩節而

觀于山放棹而遊於水叢溪以竹陰逕以松根石以梅畹蘭沼蓮亭桂藩菊人見胡君取乎在地之清者然也匣有琴柵有鶴架有書壁有劍屏有畫几有棊樽有酒門有佳客人見胡君取乎人物之清者然也雖然是皆迹也使胡君胸中無風月氷霜雨露之清則在天之清者天耳胸中無山水竹石松梅蓮桂蘭菊之清則在地之清者地耳胷中無琴鶴書劍棊畫賔酒之清則在人物之清者人耳物耳於胡君乎何預胡君之迹之清

胡君之心之清之發也以是清為詩宜皆清語余嘗愛胡君之詩有曰飯後到茶茶後酒松邊有鶴鶴邊琴以此一聯語推之是非真有心迹雙清之樂者乎雖然是清未可小之也鍾天地靈稟五行英得全清者為聖清多濁少者為賢澄其濁以全其清蓋以賢希聖之事然則心清者將有所為也杜少陵豈足以盡此哉故曰是清未可小之也寶祐癸丑秋九月錦河姚某記并書

趙氏村屋記

趙其家世服冕乗軒食膏粱而燠綺繒佳公子也而扁所居曰一村或疑之曷疑之君非村乎生者也非村乎居者也而曷從知村之趣夫其渠渠夏屋榱隱月而棟入雲豈知夫茅椽而槿籬松關而竹隧崇臺峻榭歌窈眇而舞妖冶豈知夫蓑笠而牧角耨耕而農謳水陸畢陳乎方丈之間豈僅羹芹飯笋之餉錦縠眩爛於曬衣之庭豈僅紡績繰繭之聲不知乎此而欲樂乎此有是理耶疑之誠是也而非知君者也夫君身鍾鼎而心山林迹

囂塵而興高逸不傲然以貴公子自詫而顧退然欲以寒素自居故雖紛華盛麗之中而有幽閒蕭散之意宅廣宇如邃隱聽曼樂如山謳不甘乎芳鮮而羡藜糗之甘不樂乎麗靡而味桑麻之樂一淡然之間而村墟之幽事皆目中矣豈必真生乎是居乎是而後能知其趣耶雖然此猶假之者也非身之者也若夫有山可薇有水可漁候雞窻而讀書騎牛韉而覔詩暑座竹松冬爐芋栗春秋社而豚酒非真處於村者不能有是也此又

予之所素樂者子未必真知之也試以告焉如樂之甘與子分席

黃氏好山記

清江黃君唐卿字其室曰好山取陳文惠公好山雲斂明月雨晴句唐卿郭其處者也而山是愛趣清矣閤峯清江之望天下之奇山也唐卿有室焉實對之每推窻揭簾即與山面欣然神會如見故人字山之意矣葢以此觀之山蒼岑碧巘轡植屏列朝霏暮嵐紫翠靖絢雪

立清峻雨藏冥濛態貌千萬皆山之好也而雲斂雨晴之時殆與幽人奥士胸次一故山之好於是時為冠雖然山不能自好也人實好之首陽山之好也以夷齊商於山之好也以四皓東山有謝安載酒遊而東山重南山有陶淵明采菊見而南山高壽山有李太白樓其間壽山顯飯顆山有杜少陵過其下飯顆山名廬山好以白樂天劉凝之孤山好以林和靖東坡老子山固多好亦未盡好也人則好之矣終南山而捷徑少室山而索價

北山而辱人移文竒章讀書於後隆之山䧢郎騎驢於鍾山之半山之好固自若而又有累其好者矣是故人必不貪多錢好官必不好便宜田宅必不溺人之所欲之好色去物慾以好其心謹踐履以好其躬新好之詩大好之文時出閒作羽翼風雅不止為黄絹幼婦之好而造理窟詣道閫夫子之門且未安於肩牆室家之好馬則視山無愧與山俱好矣人未有無好者也多為所不好者雜必去其所不好者而後好者粹文惠之詩雖

意主於景然以理會之雲斂而山好雨晴而月明斯非人慾蟬蛻天理春融之境乎生香不斷之語以浩然氣取天水相通之語與苗格鳳儀觀可也五峯先生見紫陽夫子甕牖翠屏之詩而答以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晴空山更好之句體立用具視雲斂月明之語有以異乎未可徒以詩觀也仁者靜之樂山主靜求仁學者先務前之好其山者猶未足多尚巍乎程子龍門山有遺歌卓乎紫陽武夷山有道韻相與共學可也唐卿得於

易者也養山泉之蒙止兼山之艮用工葢久矣予尚奚贅雖然友道貴切切偲偲故顧唐卿亦自好以好此山不敢為每事好之司馬

辛居安水閣記

天下之至清莫山水若也而水於山清尤勝有山而無水清弗具古之人結廬築亭必于江湖于澗溪于陂池者葢以是也松垣先生之從子字曰居安家于釀溪之上去其家二里許怪石壁立清流帶縈創複閣以為遊

宴之所其有得於古人之遺意乎市橋柳細江路梅香即少陵之浣溪也水田白鷺陰木黄鸝即摩詰之輞川也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即右軍之蘭亭也采山釣水可茹可食即李愿之盤谷也緑野有堂日醉賔客即裴晉公之午橋莊也青山屋上流水屋下即司馬公之獨樂園也居安性好客是水復宜釀釀而熟則與客而遊于此或杖而屨或楫而舟仰青山俯碧灣傲古木蔭叢竹坐怪石釣清流飲酒賦詩上下斯閣醉歌笑舞沙鷗林

烏相與忘形騎氣馭風飄飄乎欲遊於八極之表淸樂顧可量哉未仕而隱居則爲少陵爲摩詰爲李愿爲義之已仕而歸休則爲晉公爲司馬窮達一此水豈徒閣云乎雖然居安之樂在此水乎否也在此閣乎否也予嘗觀居安賦斯閣之詩有吟風弄月之趣居安之樂其諸異乎人之樂歟此樂也客不可得而問居安不可得而言有欲知此樂其必於淸風明月之夜登斯閣而游泳乎淸風明月之天

周沂叟沂齋記

豐城周君沂字沂叟復號以沂齋有味乎浴沂舞雩之樂也昔濂溪周夫子語河南二程先生以求孔顏之樂處點之樂即孔顏之樂歟斯樂何樂也與天為徒與道為一虛室白而纖塵去太空澄而萬境融華卷列鼎不足以為榮肥馬輕裘不足以為安托言乎浴至潔存也托言乎風至和暢也舞以動其機籟詠以陶其性情歸而造其閫域斯樂其飲水曲肱視富貴如浮雲心齋坐

志適簞瓢於陋巷之樂歟此孔子顔曾之樂而周程亦樂之吟光風弄霽月翫庭之草愛沼之蓮望川之花柳此樂有異乎否也惟能求其樂故能樂其樂夫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而極於樂其至矣乎人鮮能久矣沂叟濂溪之支派也故能因其語二程之言而求其樂之處欣然有味乎浴沂舞雩之樂而名以是而字以是而號其齋以是非有志於道能之乎要當益用其力於學極而至於樂之處可也緇其冠深其衣即春服之襜

如開門受徒其徒林林即冠者童子之翼如濯足滄浪即水之沂晞髮喬木即壇之雩浴斯舞舞斯詠詠斯歸由士以希賢由賢以希聖由聖以希天一天混融無古無今吾不知孰為孔子孰為顔曾孰為周程又孰為我也學而極於樂其樂至矣乎雖然斯樂也勿輕以語人

雪坡集卷三十四

雪坡集卷三十五

宋　姚勉　撰

記

菊花嵒記

上饒別駕新安劉君良叔於所居讀書之堂假石為嵒種菊滿焉既以字其堂又為賦賦菊文辭甚工余君道上饒君為余言之且請嵒記夫菊殿秋而芳者也惟君

子能愛菊君子曷愛乎菊以菊後之無花者耳池臺苑囿皆可菊然非其素獨於喦乎宜濂溪先生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方春榮時紅媚紫妖不十日而委塵土菊獨不爾秋高乃華風凌霜侵愈凛愈勁寧有槁而無隕葢似乎特立獨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故惟君子能愛之飲之可以禦大災藥之可以遠明視粮糗之可以制頽齡有功於世不細菊葢非有體無用者青蘂珍叢幽姿曉露初則武夷山之朱夫子秋容老圃晚節寒香終則

晝錦堂之韓魏公也別駕君方駸駸世用而愛菊之志窮達不渝名邑以菊其是之取乎若余也則邑棲之素者也方將飡夕英問荒逕求見吾菊而無媿顧以君之賦與靈均之離騷靖節之歸去來辭對霜月並歌之而嚼菊以嚥景定元年庚申冬十月朔日髙安雪坡野客姚某記

竹溪記

清之勁者莫如竹清之徹者莫如溪竹與溪之清相宜

也清者好焉延平吴君伯大家於劒溪之上種竹於斯讀書於斯而扁其所曰竹溪俾余書之余與君同此好者也故附陳乎竹溪之說直節摩霄脩林擁雲如幽人之貞髙不可攀如君子之儼温與厲具風晨雨夕戛鏦鏗而簸蕭瑟是竹之清也而溪實宜之澄泓𣿬沄緺風而鏡霜可舟可漁鷗宫鷺國湛凝而吾性淪漣而吾文觸瀨漱磯鏘氷珮而躍雪玉是溪之清也而竹實宜之溪不竹則弗幽竹不溪則弗虛使人於此灑然泠然空

塵慮而淡世味非兼是不能也伯大清者也故能兼是好焉想夫夜雨水生翠碧淨娟赭日鸞波陰風觸氷月涵清而珠葉明雪壓杠而玉柯裂燠炎涼寒之互變而一清貫乎四序伯大於是竹之間探囊而吟拊琴而歌伸佔畢而樂舉天下聲色榮利不與易也雖然伯大之所得豈止於清而已哉葛陂之竹而龍延平之劍而龍安知延平之劍不即葛陂之竹邪昔豐城之劍化龍于延平二龍於是合焉余舊豐城人也伯大延平人也

今為同年生閒其溪上之竹初蚖而龍方將洒是龍之涓滴以雨天下豈止清而已哉抑有本焉伯大之所得則又有大於此者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釋之者曰言淇水以其潤澤而盛斯竹也故君子有取焉有切磋之道學已精而求其益精有琢磨之自修已密而求其益密秉而為瑟僩之恂慄發而為赫諠之威儀極而為民不能忘之盛德至善則有本者如是伯大之竹於溪不是之取乎故曰有大於此者也是說也得之紫陽

紫陽得之延平延平伯大之鄉先哲也得於流風餘韻者宏矣維劍之溪即水之淇維溪之竹即淇之菉予欲賦竹溪之詩請歌淇澳

五桂坊記

廣梁夢雷南震旣擢第而歸里人豔之易字其所居之坊甘溪者曰五桂用燕山竇氏故事以喜書也南震謂其曰夢雷南海邑人也先是邑未有能貢於鄉者曾大父以舉首實倡之貢者乃相繼然擢第則未之聞焉行

藝者不必賔興賔興者不必論爵學者無所於慕今夢雷幸以鄉舉取第里人知勸而揭其芳於閭之楣以擬竇氏夢雷不得當而亦不得辭也夢雷二親俱壽康視竇氏靈椿一株者幸過之而有弟四人皆進于學未倦竇之五桂亦庶幾能及里之人儻真以是為勸為子者思顯其親為兄者思詔其弟鄉之風俗不為無所輔也子為我書其扁矣願就記之可乎余曰可雖然盍遡其始燕山之所以芳五桂也豈無所根而遽華者哉種而茂

之舊矣方諫議之種之也周人之窮邮人之孤葬不能喪助不能婚給不能衣食未嘗有倦色於是神授之夢五子出焉五子既貴顯諫議方壽健每見客五子列侍天福善之道昭不誣矣其聞南震先世亦世其德務以好生賑窮為第一事至今未見其止祖之所以啟其孫父之所以遺其子者皆燕山之似矣五桂得不似乎尋其根則知其芳故曰盍遡其始雖然又有聞焉夫花類至彩也不他乎取而獨取於桂豈無義哉桂之為物芳

馨而辛烈者也楚靈均擷衆芳以非其身而於木焉則獨取桂桂非他植類也花不芳於煙柔日媚之春而芳於風高露潔之秋且又歲寒不凋與松栢一節盛芬醲郁滂葩四達物有芳者莫能似焉故自唐有科目以來皆榮之以折桂而托之於月桂其萬木之首出者歟桂何以能若是哉亦曰辛烈之所發耳士之有風節桂之辛烈也予觀竇氏兄弟立朝皆挺然剛正不辱於桂南震以妙年取南宮異等弟四人方且聯英競秀出為世

用然則比竇氏之五桂者固又有在也豈止艷科第之榮哉廣之先達在昔為菊坡崔公在今為文溪李公皆辛烈而芳者也南震生於鄉里熏其德而芳矣願與其弟與其里人皆為流芳百世思焉則環南海之邦皆桂也又奚止於五他日欲書之記之請嗣執筆

愛竹軒記

竹以賢愛賢故愛竹三代後人物可愛者有幾大義自任利鈍不知吾愛諸葛孔明勁氣如龍傲睨奸獪吾愛

孔文舉高風逺韻不折於時吾愛陶淵明下是已矣李唐來苦瘦自甘窮老忠義吾愛杜子美俊逸踔發雄隘九州吾愛李太白虛心體道不落朋黨吾愛白樂天文古氣雄正大自許吾愛韓退之宋以來賢尤盛剛直如寇平仲偉器如范希文任重如韓稚圭豪健如歐陽永叔超邁如蘇子瞻清逺如黄魯直近時勁峭如楊廷秀又皆可愛之尤者嗚呼今皆不可復見矣而是竹也傲雪霜排雲霄籖雷霆扞風日凛然似諸君子氣象愛竹愛

其似也嗚呼今人可見不可愛古人可愛不可見見是竹如見諸君子予何幸日與諸君子游耶嗚呼見似君子者猶愛若此況得與真君子游耶

靈源天境記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境至於天極矣予性好泉石遇奇輙終日弗去獨恨居鄢郭間有觀無奇如退之所記連之宴喜亭子厚所記永之萬石亭天作地藏以遺其人者吾居無是然心固嗜之遐搜之念弗置也維新昌靈

源乃先君子世居之鄉意必有佳山水以為適而求弗可得獨愛一溪清駛東去得山而聚為境必佳未至靈源二里許實為先夫人墓近其地有玉虛壇溪流經之林薈鮮茂意所謂境之佳者必都于是詢之族族人景周曰是有佳泉石吾欲釣於斯遊於斯而未能者也往覩焉未渡溪已有數奇石立于溪外之田如不忍自閟其奇先出此以自見歷溪橋斧榛棘以入怪石林立可喜可驚而不可名狀有如人立者有如獸蹲者有如鳳

騫者有如魚躍者室者窈者劃者峭者俯而臨水者仰
而倚山者躍而立空者奇形詭態天産自然畧加人力
修治當益偉請為景周次第而名字之逕溪橋而入東
立一松闗榜之曰靈源天境一石伏草莽如虎豹當闗
名之曰石門石門之内有石逕傍皆桃李成蹊由蹊而
左二石對峙中空可度名之曰仙人洞洞之上峭壁層
立如世所繪羅漢所居之巖巖之上有平石可坐名之
曰聖僧巖巖之前一逕皆修竹琅玕青碧清寒襲人雖

六月可無暑下臨溪水激湍有聲其瀦而淵者坦然如
鏡舊常植蓮薫風涼月時雲錦生香可流小舟揺兀醉
卧由竹逕而往崖壁峙立中虚如硤有石級可升以降
名之曰石峽峽外一石枕水可坐而釣名之曰釣磯一
石立水中央相與對峙常時每有鷺立其上為一橋半
跨之真可為披蓑釣雪處岸側叢篠横敧清漣與持竿
類殆天然釣所也是為境中最勝釣已欲息其西有巖
上生怪木根與石同色巖稍高曠結草廬倚之有西巖

夜宿意思名之曰漁翁岩拔岩而登有平地可十餘丈近溪逺山交獻清勝小山幽桂不種自生宜築臺以翫月而名之曰延月臺臺後有石壁環立松桂桂之外有竹坡坡之前壅溪水為蓮沼其北峭壁三面立形如㒒悬就石為枰可坐以奕名之曰石屏屏之前桃之所可為桃源梅之所可為梅谷松之所可為松塢蘭與瑞香雜生其中又可為蘭畹為瑞香徑其下流水縈屈注蓮沼間又可為流觴曲水最後一峭壁横截溪上捫籐蘿

而登之則溪外之平田曠野皆在目矣是葢截立界限之所雖仙塵如隔此水而升高望遠興寄不窮又所謂無盡藏景古詩有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終而復始之理也名之曰看雲予甞觀白樂天記太湖石非不侈特然皆遠取而後得之故其聚也必散是境也石不移而自具水不引而自環山不邀而自獻松竹梅桂若蘭與草木等皆不植而自有莫之為而為者非天也乎天固遺之人固閟之是孤此奇觀盍修治而呈露之況

事人力不加多乎景周曰吾固有是心力不裕故未暇
此非是人生欲求暇俟何日不亟而以漸假歲月當畢
備患不為耳求田問舍之俗不及此檻花亭柳之豪不
樂此具天地間清氣者詎容舍此哉予家去此雖遼然
先世廬于是先夫人又墓于是終欲築室于塲以居繼
自今誓當佐景周以營此人生何必已物然後適意邵
康節安樂行窩凡十二家富鄭公在洛陽亦未嘗治園
林謂在人者皆如在已予雖不敢望二公竊取其意可

乎歸求竹竿而釣此溪石吾愛之牛勿礪角

重遊騎岡記

淳祐乙巳仲冬望後之六日至後之八日予之高安東之豐塘相立精廬彌雨不可出越八日甲子始晴天風吹霜清暘行空燠然有春意積鬱既久思豁以舒相與二三友躡屐策笻欲謀覿覽問近地之勝曰有騎岡欣然同遊自下而升身逺益高至山之椒心目俱快圜視林巒一覽俱下農居僧舍若在畫圖馬鞍龍集諸山皆

奔放決驟如走萬騎拱揖左右前視大江際天一碧俯瞰深沿湛然泓澄遠望浮屠窣堵坡軋霄崢挺椽筆飛雲在目可摘以指清興所到身骨欲仙江差遠不可舟沼近乃下而玩沿莎岸步松徑清飈抑揚天籟微聲望沼中一小槎鷺立其上窺魚雪影相照可喜可愛立翫良久循山看竹而歸清興殊未艾也思以翌日再遊之天知此心欲佐以景初夜明星有爛後夜風動雲合恐復雨敗遊興至曉積雪乃欲尺此殆天助以奇觀而博

之雅趣也擁爐劃灰是負此景乃復與二三友再遊前所遊之地木靜不風雖寒亦清笑語後先樂愈有味足瑶林目瓊柯身水晶域蓬萊瀛洲雖未必有無果有之料亦不過是矣至山頂景益奇向之林巒松竹皆玉節銀鬚向之農居僧舍皆瓊田琳宇白屋高下炊煙獨青向之諸山皆偃蹇如玉龍回翔如素鳳近之江與沼則氷壺表裏如凝瑶池遠之窣堵坡則崢嶸際空如立銀筦槎鷺雖不復見而低叢點綴如鶴如鸛如鷺如鵠亦

間有聯拳如鷺者江山草木雖舊而所以為江山草木則新喜極欲狂殆不可奈乃命輥瓊輦玉立為假山一食頃而就森然為峯窈然為巖窪然為洞光彩照身眩奪人目僮僕報午趣歸乃留興不使盡而返噫斯遊甚樂也斯興亦甚清也而豈徒為此遊徒乘此興哉將以博天下之奇觀於胸中而以助此文也人之胸中必有雲巒煙岩之秀而後為文古而奇必有氷崖雪谷之清而後為文光而潔前之晴之遊所以攬雲巒煙岩之秀

也後之雪之遊所以萃氷崖雪谷之清也而豈徒爲此遊哉而豈徒乘此興哉既有助爲文則不可不寓於文以爲記乃屬筆以識此景同遊者羅涇文甫羅士元英甫記者雪坡姚某字

磻山記

磻溪太公望釣所也公未歸西伯時隱乎是既遇陳六韜啟丹書宗武受基植成太平隱具矣古之賢乎未仕也則有隱之地孰之野說之岩亮之廬皆是養者熟天

下直措焉隱非為身也叔世志隱者絶物托隱者急仕
皆私耳君子弗志也幸君端中所居山曰磻非溪也名
則類方年少氣鋭遽求隱或疑其絶物否亦急仕端中
曰異乎是其尚友古人歟山有磻之石池有磻之魚藴
而發六韜之學也敬而行丹書之訓也達事具隱時矣
審官置賢位花序竹是去姦夷惡薅茶芟莠是伊傅呂
葛亦人耳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請援是以記磻之隱

盤隱記

唐李愿居太行之盤谷韓退之序之由是盤與愿皆顯然焉耳噫是谷蕪矣金華之綉水有山曰盤松環南山繚一水蓊與太行之盤異代而同名異地而同勝也高安尹童君仲光墅之目曰盤隱兼退之所釋二義名焉山距居可二里望南山挹九里江朝霏夕霞奇觀萬狀以營以築以林以池亭軒堂廬位置有序摭古詩文適意語為之扁逕盤松而入一亭巋然山水不可目而盡

名之曰意延臨流一舒嘯望山意延也亭之前有洲數十丈可蔬以麥漁蓑農笠風帆沙鳥皆自獻于指顧之下亭之右又可數十丈屋其間者盤隐菴也盤如僧設浮屠像堂植松栢古翠蔚然名之曰盤茂松栢之姿經霜猶茂也東竹之室曰雨浄西梅之室曰雪香北而望南山之亭曰遥碧亭下紆兩廡蒔竒花以臺後為園通以逕如别出天地　㽞閒雲則有怡雲之亭望翠屏則有宜晚之亭艦清流則有不波之亭古松千章六月無夏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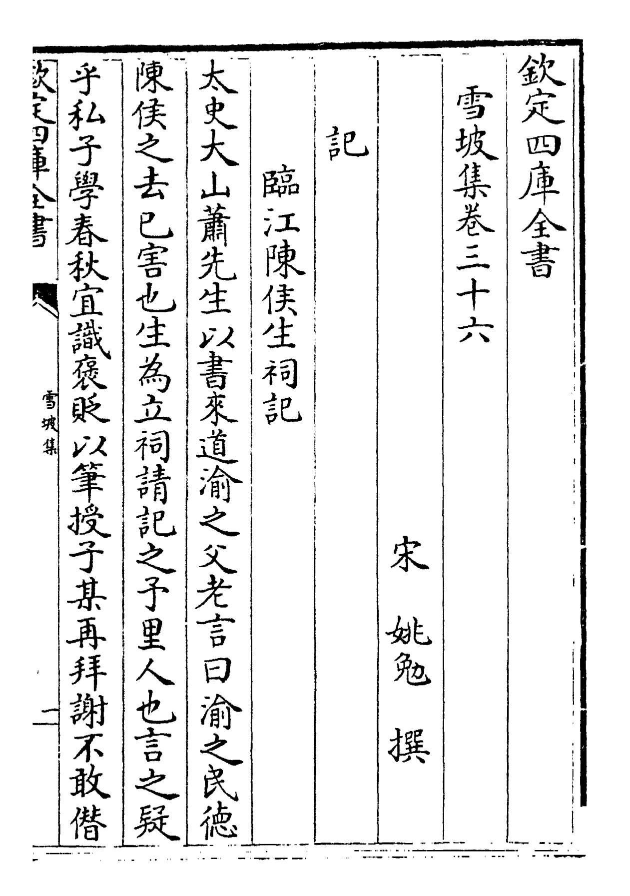
其陰雖不亭可則獨立一闕以松陰好處目之松陰好處皆亭子誠齋句也庵東偏做李約之為蕭齋居學浮屠者外一軒名静寄以自游息静寄東軒淵明語也環此山之中為亭若堂者以十數皆隸于盤隱隱而盤旋于此誠盤谷之樂也樂固同於盤谷矣抑予讀韓退之序有曰盤之中惟子之宫固必有屋室不知愿當時有此林池亭堂否又曰草木叢茂不知愿當時有此松柏林木若梅與竹否愿之有此與否固不必計然愿之不

仕而隱視君之能仕而能隱者不逮遠也是未可謂之同也豈惟愿哉雖退之所稱亦未必同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處汙穢觸刑辟固非威武不能屈者而以旗旄弓矢曲眉豐頰等事為大丈夫遇者所為豈所謂富貴不能淫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為大丈夫不遇者所為亦豈所謂貧賤不能移哉位廊廟而趣山林何害其為仕身江湖而心魏闕何害其為隱君之志葢如此韓之序愿之言必不

同也雖然豈無同者乎予聞君家食時遇意所至泛九里江遊盤松山陟意延入盤隱坐霜茂室睥睨松柏對竹於雨淨問梅於雪香眺南山於遥碧步野逕歴山園有雲可怡有屏可宜泛不波之舟坐松陰之闗憩蕭齋靜寄之室賦詩飲酒圍碁鼓琴與浮屠氏之徒論外形骸齊死生之說其與坐樹濯泉采山釣水樂有異乎否也其同不同者有愿之盤有退之欲從之且為之序遂以大顯今君之盤欲從而記之者未必如退之未知後

人視今之盤隱何如昔之盤谷也然君工於詩凡盤隱一草一木皆被以篇詠必傳於後無疑此則非愿所能有不待退之而顯記之者或可附此以傳則盤隱與盤谷信同也詎可以記非退之為不同哉於是為之記

雪坡集卷三十五



雪坡集卷三十六

宋　姚勉　撰

記

臨江陳侯生祠記

太史大山蕭先生以書來道渝之父老言曰渝之民德陳侯之去已害也生為立祠請記之予里人也言之疑乎私予學春秋宜識襃貶以筆授予某再拜謝不敢僭

書三至又不敢辭乃記維寳祐五年秋七月部使者宏齋包公辟某人為渝令意其嘗攝邑事知民瘼也顧乃負所託先攝時已貪酷無善狀渝人曰庶幾改之厥既至貪酷猶舊渝人始慼頞相告曰推之不去何古今皆是人耶老幼攜扶愬之郡陳侯弗忍民之困𠝗之朝卒汰去渝之人乃歌曰驅我虎逐我狼虎狼去民農桑昔雪霜今春陽侯之德曷可忘德之不敢忘乃相帥為侯生立祠以祝侯貴且壽且為他日邑令勸戒噫郡而置

之守邑而設之令皆為民也茍無大得罪於民民亦孰肯疾視其長使之必不安其位哉藉守以劾令令去而祠以報守又豈以此操制其上以為令去留在巳使後令惴不敢出一語哉第其貪且酷廹於民肌膚不可與一日處故求能去巳害者去之也葢亦甚有所不得巳焉耳古癸辛為天下君虐我則讎猶不能遏斯民之怨且怒而况君百里者哉驅逐於民宜也是不足為勸戒乎今夫天下之為吏者貪酷聲相聞不思為吾君愛養

本根動皆斲國元氣使知曾子出反之説庶乎懼而率德改行焉則是祠之立可勸戒天下吏不但邑也或曰祠之為勸戒信矣子記令某人隱氏名不書夫曷足以為勸戒乎曰是春秋微而顯之法也如是乃所以為勸戒陽虎竊寶玉大弓吾聖人不書曰陽虎而書曰盜天下萬世孰不知為陽虎哉令某人者葢生于文學政事之家人謂必佳子弟乃不念厥紹以至于此今用春秋此法記之讀是記者必皆知其為某使某人得此記讀

之亦將赬然赧而雨然汗也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語亦曰惡稱人之惡惡訐以為直記陳侯之德善善之長也泯其人之名惡惡之短也又何必暴之白之稱其惡而訐為直哉一念之克狂乃聖機渝之民始猶望其改之吾今也終猶庶其改之也無能改於其德豈惟身辱家亦且墜則是祠也不獨可以勸戒天下吏又可以為此令勸戒矣勸戒無所不至太史先生所謂春秋褒貶法其在是乎吾聞陳侯治清江柬吏嚴聽

訟明鎮民靜遏士禮刑期于無刑善政可記者衆是祠獨以去渝民害立故他不書陳俟名日强嘗位于朝為登聞檢院益退翁予云是年冬十有二月高安姚某書

豫章新建淨社院記

豫章胡君宏甫以書來言曰里有淨社寺曰古佛宮也唐會昌時已有之山曰長樂寺曰長安久矣鉅宋治平三年始賜今名中更兵而燬隆興甲申有僧曇慧曇應者始復之煥於其舊曇應之徒曰了澄了淳了洪皆克

紹初服今主寺僧曰覺傳者又了洪之嗣也於瞿曇法外精黃帝歧伯書以活人為佛事寺之裝嚴者益偉傳老矣欲志其修復莫能自謁於宗工是寺也其舊嘗游焉間賦之詩詩故在辟不能無情也用代覺傳請於予願為之記予復之書曰寺之始末與僧之能子之書備矣焉用贅試相與述淨社之義可乎夫寺之所以名淨社者葢必合淨土蓮社之名而名之也瞿曇氏言西方有淨土有蓮花凡皈嚮其法者死必生彼土蓮花中以

是說鼓動天下中國人有樂其說者結集為蓮社日誦佛名號以祈生于厥土在晉陶淵明唐白樂天諸君子亦為之以是尊信日衆夫淵明樂天豈真不達死生晝夜之理信此茫昧不可詰之說而幸生此身於蓮花者哉其意葢有在矣淵明之時温裕强臣更擅而迭霸也樂天之時牛李二黨爭傾而互軋也二公也自知不可以有為於斯世故一以彭澤折腰去一以香山退老歸當時孔孟之大學未明無以自適其心晦其迹故混身

於蓮社寄情於淨土特託焉耳豈實以為有淨土之可
遊蓮花之可生哉瞿曇氏說三乘其上乘高妙者超然
無所染着視所謂生淨土蓮花必曰幻化妄想㢤心地
淨明即是淨土何必西方逈脫泥穢即是蓮花何必淨
土何佛非我何我非佛生之日誦厥名死之日冀生彼
土佛學之高者固已嘿笑是說矣況吾儒乎吾儒之所
謂淨者在書為精一執中在易為洗心藏密在語為克
已復禮在孟為盡心知性所謂蓮者在周子之說曰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嗚呼此吾之所謂淨土蓮社者也夫宏甫吾儒之英其必然乎予之說苟然已其以是為記

仁智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於邑闤闠之南湫隘得間壤距其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園可花竹且宅於山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仙山者嶒竑簡萃奇踴秀躍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闗而

發者有自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逶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匯于前者也危佚自斜廬陵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為讀書之地左竹右木鬱池佪溪春則翠色藹憩練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而愈絶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智名雖取選詩卜此仁智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亦自孔氏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智之達於事理周

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於義理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智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智四端之二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於仁者有近於智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智言矣雖然仁者必智智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為智不智不足以為仁非智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智也茍局於一不得謂之兼

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智其詩曰雖無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於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為惻隱性之智其情之發為是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讞獄緩刑或以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真乎充乎此言則智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智可希矣紫陽之仁智堂講道

之堂也危佚之仁智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此矣故記之

汲古堂記

豐黄君叔淵以汲古名其堂請以言記之將朝夕觀之以助其汲夫學有古有今今之學雨集之澮射鮒之谷也淺而不足汲汲亦易窮古之學其無底之壑千仞之淵乎愈汲而愈無窮不汲則亦無繫於得喪汲之則傳蓄不可勝用汲之古得一勺之潤亦賢於今學之無

源者況汲之深乎雖然浩浩萬古渺無津涯載之者書書汗牛充棟不可勝窮讀之如望洋向若奚以汲欲汲盍知所用力也已古之人有汲之者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顔子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曾子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原者孟子也後之汲古者能如三先師乎汲古之書當汲古之道古之道通百聖而一源溥萬世而同澤也棄焉而不學者未繘井者也學焉而不至者汔至井者也能自修者井之甃也甘自暴者羸之

羸也汲古者必有修綆乎綆孰是曰志士志於道不至於賢且聖不止斯為善汲雖然循序漸進可也毋一掘而求井

味書堂記

番陽洪君粹一扁其居堂曰味書俾予記之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天下之味衆矣孰為正古之人有嗜芰者有嗜羊棗者有嗜芹者有嗜醢者有嗜茶者甘齒飴口之味疥痂腥魚之味熊掌豹胎之味不同也而

均有味者焉書亦然味訓詁章句之學者有之味詩歌詞賦之文者有之味僻書異傳之記者有之味佛老清虛之言者有之味刑名術數之説者有之皆味也而皆未足為天下之正縱味之亦獨味耳獨味者味之偏同味者味之正也雖然人之所同味而往往至於人所不味此日用飲食與聖人之書皆天下之正味而知味者實鮮其以此夫聖人之於書也易牙之味也天下皆甘易牙之味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者也味不求於聖

人之書豈其正味聖人之書非味書也味道也味道則淡而實腴者也常而實精者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虛心而涵泳切已而省察玆味也其雋而永者歟富貴之味易窮聲色之味易厭愈味而愈有味者惟聖人之書耳聖人之書孰是曰六經六經之味何先曰四書四書自何而入曰致知曰持敬知則能味矣敬則常味矣番人多從紫陽夫子游洪君之外家至今有寶紫陽之帖者源委有自來矣顧毋雜以他味

一和堂記

天地間有至和之氣自太極流行散在民物邃古以來若大庭氏葛天氏此和肫其未鑿也唐虞成周泰和其在賢朝物野比睦黨婣一和所融百順攸萃甘雨祥露景星慶雲藪鳳郊麟民在仁壽日晏春燠和乎其可知也唐虞成周遠泰和不可復然在天地間亦未泯沒固有一家而唐虞成周者第不能比屋見耳豐城熊仲顯其一家之唐虞成周者歟仲顯生平安分不越三子庭

行立諸孫蘭擢玉峙皆克承厥志豈弟雍穆相師成風閨門郁郁無間言父詔子兄帥弟夫倡婦祖抱孫色不一頳語不小訐誦絃序塾翰墨場屋歲時伏臘炮羔烹羊獻酢拜稽春風游而醇酎醉仲顯亦樂其子若孫之能此也作堂燕怡以一和揭而楣之俾予書之復俾予記之予忻慕而欽之試為繹之夫大和在乎能保合也故龢可以久知和而和必以禮節孰謂禮天理也子思子之經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夫不能和者喜怒哀樂之不中節也人能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此心之中允執之而勿失則喜怒哀樂無一之不中其節矣中者葢和之本和者葢中之達也達之可通於天下致之可位天地育萬物豈止一家之和而已和之義大矣哉君銘諸心僕記諸辟

草堂記

杜子美居浣花谿有草堂白樂天居廬山亦有草堂二

公詩人也皆有草堂之適蹇驢破帽扶醉晚歸與抱琴書引妻子老泉石趣同也世徒以俗豔少樂天詩不知其清逸之妙不減子美草堂同矣詩異乎雖然不徒詩也子美一飯亦君樂天諷諫諸篇可國風比詩云乎哉二公古矣二堂墟矣名至今重天下詩云乎哉必有由致矣幸君端中學詩者也心二公之慕營草堂于廬之西興趣高矣由古人三百篇之詩求二公所以為詩由二公數百篇之詩求二公所以為人草堂庶乎退之有

言曰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天地萬古百年須臾盡諆與草堂不朽者使後之人指今之草堂如遊浣花谿曰斯子美也如過匡廬山曰斯樂天也則草堂三矣

雙桂亭記

昔王晉公種德既邁知子必相欲驗厥報植三槐于庭責天之償如券斯執魏公果以名德擢秉國鈞子孫繼承不顯亦世煜煜盛事至今誦稱施氏之桂其王氏之槐歟同年施君有大家於通州崇明崇明文物邑也施

氏又邑之望也先是君之曾大父以詩書起家知其後之必茂乃於諸孫講肄之地手植桂二而扁其楣曰雙桂厥後有遷役桂弗可從君大父與昆弟析其根而植之仍舊扁焉桂日茂文脉日衍戊戌君二季父偕擢第嗣是登賢能書者亦相繼人咸以為植桂之驗比歲居復從君之父恪承先志於所居之西廡植桂立扁又如其舊而俾君之凡弟讀書於斯癸丑君擢第植桂益驗君謂其曰桂於吾家固不敢望王之槐然三世于是輙

有驗不可以不記予於我為同年幸記之某曰諾雖然君家之居三徙而桂三植矣而桂之茂如昔擢高科者愈盛吾知君家所植在德不在桂也陵谷之遷變不常草木之榮悴亦不常而君家之桂隨植而隨茂豈非根心之德寓於是桂之根歟不然王侯邸第駢列異卉植桂者亦衆高臺傾而曲池平桂則翦而童爐矣安能隨所分之根隨所植之地而俱茂乎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某於君家之桂益信君其益種厥德以昌斯文則

君之弟又將擢穎世科伯仲聯芳如君之二季父而雙桂益驗矣王氏之槐豈專美乎蘇長公贊王氏之槐曰鬱鬱三槐維德之符其敢借斯言以贊君桂

養齋記

予性質苦狷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自樂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榜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弘不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涵深器識以養廣大孰為養蓋有要道養其

大者為大人養樲棘而舍梧檟養一指而失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忿與慾敗之也忿不瘳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忿必懲慾必窒然後可以持志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豈止藥吾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懲忿窒慾養之善也奚而懲奚而窒曰獨不聞周夫子之言乎澹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豐城王氏家廟記

王氏家廟者豐城王氏之始祖也諱威北平王諱處直之子唐末巢寇披猖天下無有先舉兵援王室者北平王之兄忠肅公諱處存首倡義聞賊陷京師即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語及國難輙流涕以是將士感激為之奮又遣使説李克用率兵復京師以勤王策勲第一忠肅公歿子郜弗克嗣軍中推北平王為留後始以朱温表封尋絶梁請自效于晉救王鎔翦幽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王未嘗不以

兵從晉之滅梁王力為多王有養子都孽子郁公則其幼子蛇鶻見妖獍梟不道公北走契丹契丹主欲爵之後以襲王氏晉高祖不可遂止公不安於契丹竟自北而南徙家于豫章豐城之城頭里有至德觀鐘銘及碑可考葢自契丹歸時中原雲擾故避地于江之南也自五閏積至今凡二百餘年子孫蕃衍盛大别派分枝星列棊處䌰亘十四五里皆一姓舉進士者代不乏人團族彬彬皆儒公之十四世孫某懼其族之衍而歳且久將

忘其所自出也乃於其里白馬山之陰立一廟而取其族譜圖刻于中俾公之子孫至斯廟者皆得因流而尋其源焉族之人雖數十百千而其來實出于一則協比友睦之心油然以生不至於親盡則疎相視如路人美哉斯意乎夫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禽獸也知有父母而不知有祖者庶民也為士則知有祖矣知有祖則知有祖之始矣聯宗協親族序可以和别生分類譜牒可以考是廟之立豈徒云乎哉抑王氏知其祖之所自出

又當知其所自立也忠肅公倡天下以勤王北平王絶梁賊而助晉與公之舍契丹而復中國皆卓然知義理之正而不苟焉者也此其所以有後歟生於亂世全身遠害雖不襲爵土而無憾第欲吾身不泯没於契丹獲歸死於中國而遂足公之識尤非五季人所能及此公之所以尤蕃衍盛大歟不然西宅之變中山之禍王氏無噍類矣公以一身自契丹歸王氏之脈僅如綫今三百餘年子孫之蕃衍盛大乃如此其何以能爾邪明君

臣之分嚴中外之辨萬形弊而此理不朽也王氏子孫其世此心後之興者必盛於今矣寶祐元年三月日姚某撰并書

武寧田氏希賢莊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為天地之心必能流暢天地之生意然後俯仰而無媿先儒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仁也者蓋天地之生意凡天地間何物非我一物不遂其生吾心慊矣士君子之生斯世達則仁

天下之民未達則仁其鄉里能仁其鄉里茍達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此晦庵朱先生取成周縣都委積之制而為社倉西山真先生又廣晦庵未盡之意而為義廪也社倉貸以濟農義廪糶以濟末農末均足而後無一人不被其澤仁意畧盡矣雖然猶未徧行於天下也希我先覺厥惟後人武寧田君倫德㫙與兄佐德賢從子可簡元行偕其族之子弟釆二先生之意立法以濟鄉里歛穀六百石為貸本號希賢社倉者希晦庵也率楮

六萬緡為糴本號希賢義廩者希西山也先是甲寅正月君從子可復因讀義廩規慨然有感歸與其兄之子允中謀之協徧告之族咸曰善七月甲子君弟偉德英自姑蘇以書遺三萬楮來翌日乙丑即鳩工築舍於江陰鄉之水口里命其族之能子弟曰可久曰允恭者職其事貸息什三糴視歲直減錢百以貸之息補糴之折貸春散秋斂十家為保糴惟及細民人日一斗始歲十有一月至明年夏六月終日别以五斗糴行旅法既具

書來告成予讀其規三為之嘆夫希賢難也舉其族而同志於希賢尤難也姦豪猾富挾多貲以為不仁之具惟知什五取厚息歲歉躍高賈耳孰肯念民之餒且殍閒念及此一人欲之十人旁而沮之亦孰肯翕然以和今田氏父子兄弟獨不爾可復首建議允中曰諾可立薦執事可久允恭曰聽區處規畫法良意美告之其長德美則曰活鄉井之命即所以活一家之命又曰利害相半人猶為之況有利於人無害於已德㬐則曰先儒

曰食者人之命宜於此少加仁心又曰置田蓄穀為子孫計安知子孫真能有之私諸己者不若公諸人塤嗚篪酬珩蹌璜應倡議而即協貽書而即從書至之明日而倉即建推家以及鄉推鄉以及旅雖淳熙吳氏兄弟得師之說而即行之者殆不是過也可謂勇於為善矣猶未也初德奭以書來具復之謂息什三不若止從晦翁之什二糶僅減錢百不若仍糶之價而糶之如糶之貴則糶當賤未幾德奭復以書來曰子之言是也斯不

謂勇於為善乎希賢亦賢矣使所在倣而行之則是法可徧於天下天下無一民之饑也此二先生所望於後之人也或者則曰田氏固賢矣私貯儲而官不與知他日邑有暴君汙吏或侵移之何如予曰仁人心也誰獨無是心哉昔孝皇頒朱夫子法於天下正欲天下皆行之也官不行之而民為之民自為之而官奪之誰敢哉所當力行者曰公曰久耳公則久矣晦翁之規社倉也或疑其似荆舒青苗法然用心實不類荆舒之青苗主於

富國私也晦翁之社倉主於仁民公也公則仁不公則不仁公則久不公則不久田氏兄弟父子但力持一念之公以求仁則天地之生意無窮二法之惠久矣乙卯冬十有二月瑞陽姚某記并書

清湘竇仁孟晉窻記

清湘竇仁孟篤志嗜學熙齋鄧貳卿名其讀書之窻曰晉取易明出地上晉之義也丁巳秋仁孟訪余於山中請為言其義夫仁孟讀書於是窻之間蚤而作覿朝日

之出試嘗有得乎方宿雲翳天萬宇冥冥舉世昏昏目者未視足者未履也畢逌成晨啟明在東赫然金鉦躍出渤澥浴咸池晞扶桑碾青霄而上四表一明殘星韜而宿霧斂矣自朝至中愈高愈晰翾飛蠕動跂行喙鳴檣浮轡走莫不各得所欲此明出地上之晉也而明明德者實似之日愈進則愈明德愈充則愈光明德在躬天子全體如日之無虧欠也有生之蒙本體雖具而知識未充如日之初出而未甚明也學聚問辨格物窮理

以極於高明光大之域則是日愈進而愈明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學至於中而止日亦至於中而止過中昃矣自朝至中明出地上之晉也自昃至暮明入地中之明夷也昃雖未入地駸駸向乎入矣有夷其明之義矣是故日中宜照天下學者之學至於不偏之中無過不及然後可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中庸一道也日有光自明也物無不照新民也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自昭所以使人昭𣈆未有昏昏使人昭昭也然則自昭明

德用力自何而始河南程子釋是象曰去蔽致知嗚呼此愈進愈明之本乎仁孟當有味乎程子之言

雪坡集卷三十六